





皇明文苑卷之八十六

雜文

空同子瞽說

蘇伯衡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芻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芻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旣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于内存



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勅敵遠却社稷  
用寧高力以之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爲國也君  
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于善爾民知所適何以弗  
爲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  
輿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  
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於其  
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  
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  
忠祚我子孫恤其蓄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  
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于臣而賜焉使人謂君  
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

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  
爲功乎若曰不腆芻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  
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  
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  
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  
取之牛芻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  
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  
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於城  
下其誰獲免于執于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  
况能有牛與芻乎今微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  
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



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侈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侈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于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爲問將何以解其大計矧取

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丘丘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郡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制于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叅之一小四之一而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于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于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况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踰制歛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歛財毒民蔑君君怒毒



民民怨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  
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  
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  
而今不足焉庸非竒慝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蝨也府  
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歛之時入則足用在  
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  
之體必由乎禮而後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  
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  
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鑒於先公  
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  
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

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  
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浚之古之人  
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  
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  
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旣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  
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  
其本矣而曾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  
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  
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  
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



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什矣九成之臺非築之  
踰時闕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什  
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  
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  
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  
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  
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  
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  
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  
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

上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  
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  
側席吳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  
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何得而無貴乎三  
仁旣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  
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社稷之存亡係焉何  
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  
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  
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用之  
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



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于是師卜子夏  
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  
將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  
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何以無敵于天下也  
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獾若鹿豕若鳴鴈若鷓鴣  
若鶉鷓若鷓鴣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  
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  
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  
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  
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鷄  
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  
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  
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逃  
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  
眩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  
不快中酒屢興嘆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  
歎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  
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  
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  
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  
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



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  
閻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  
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閻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  
拾而去辟閻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  
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  
媪曰老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  
辟閻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  
曰此我所遺也媪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閻氏曰媪  
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  
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  
曰然則柰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耻與廉耻與則  
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  
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  
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  
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  
盤盃几席簾幙窻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  
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群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  
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噉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  
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噉人而善眩  
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  
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



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  
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  
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  
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柰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  
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  
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  
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  
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  
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  
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

射蓬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  
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  
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  
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  
簡狀情馮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  
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  
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  
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  
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  
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



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  
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  
涌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  
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  
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  
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  
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  
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  
如孫吳之兵何也曰竒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  
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  
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

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  
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  
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  
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  
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  
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  
于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  
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  
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  
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  
楚出以告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山徑之間歟微空同



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于是盡心焉將於文僞  
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群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  
以相舐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拏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  
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  
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于前欲炎于  
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鬪而噬  
弗顧矣而况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  
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于  
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抵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  
已心術之移於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士薦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群公子乃與群公子  
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群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  
信也宗族骨肉何可䟽也信鬼蜮不智䟽骨肉不仁仁智  
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賣告  
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奧有神叢叢大木也焉與女  
蘿附焉神患焉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焉蘿古人有言  
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榦且數圍而  
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焉與女蘿亦自見其  
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蔓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爲惟木  
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旣伐焉蘿莫傳是以亦庠富子者  
大木也吾儕者焉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



乎群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蔦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隳如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况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群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蔦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于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群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蔦乃城聚而處群公子猷公果圖聚盡殺群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群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馬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群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惑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爲事之本聽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群臣問曰淄水上

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

譽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群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大阿而欲其無割得乎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有序

王禘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為詩皆從容委曲而意已默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禘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間嘗擬為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蠻夷猾夏侵敗王畧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夷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僂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馬君猶領也網焉君猶網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終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



王躬秉靈德流居于璇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受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垂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後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僭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天其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使閻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虔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旣悔罪屈服中國庶其



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敵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爲報楚大夫必將狙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耻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温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

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彌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勛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充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尚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澗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

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母遠王室將營周居於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旣成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禋於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旣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敢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



穀洛水鬪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  
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思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  
國積在夾輔世有勲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  
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  
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公之靈實寵嘉  
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  
子對曰晉王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思罪歲時修  
好孰敢有闕雖然弊邑之微好于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  
恩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而敢有失

盛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  
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  
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於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  
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群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  
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  
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得宜固爲正也執事  
若徵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  
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有厭斲晉  
人許之成禮乃還

顏率求鼎難

宋濂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



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請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勿忘其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王者其王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由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秦

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成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款款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籒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



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  
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與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  
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蹠勁弩助之  
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  
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嶠函楚見諸侯並起  
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有二之險舉  
六豹而敵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  
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  
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  
勗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  
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  
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  
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  
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爲  
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  
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穀肫肫然喻之  
寡人雖至愚亦已葺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  
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  
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  
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  
兵西還 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  
之秦縱暴不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旣不



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又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

諭頌

宋濂

陶尚書中立爲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羸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舛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解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嵇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歛寘一窟移塋於桑間旦夕向桑臯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厚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書客言二首

宋濂

天台李某遇盜官爲購捕之有刀鑷工出簪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隣女得之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母佯愚爲也爾左乳有癍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薙



髮故知女媧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

黃巖少年嘗遊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携虛篋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給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挾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見母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死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杖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見寬也自經死 爲說者曰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宋濂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暉中書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兵討

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州長人薛季昶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姦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爲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請披瀝爲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蟲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  
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  
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有也  
侍郎堅義旗以復辟為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捨  
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壓服天下人心僕竊為侍郎弗取也  
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大廟數其過惡  
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大小  
盡殺無赦庶幾小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  
伊尹周公下侍郎能之乎東之曰吾曩與玄暉等謀亦嘗  
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  
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  
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齏粉矣季昶曰不然武后負治  
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  
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  
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  
此况今日乎侍郎斬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  
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  
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  
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吕后與武后無大相遠  
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耶季昶  
曰武后之罪浮於吕后萬萬吕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吕



為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  
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  
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  
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  
季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欲睥睨神  
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  
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為國家討賊  
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為重  
武后為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議也東之曰吾為唐家老  
臣即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  
流曰唐便當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昶見東之  
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寘  
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  
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倘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  
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夫何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之為天  
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  
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為  
遠州司馬未幾皆為三思所殺如季昶言

弔忠文

宋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建黃君翊作也君字孟翔翊其名



也通春秋工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  
科罷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  
考董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  
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  
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  
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  
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  
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  
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  
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剗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  
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人曰爾即  
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刀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  
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來寘諸  
法人見君咸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  
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散烏逝君獨止  
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罵曰  
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于樹一日  
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澆吾刀矣  
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  
之然亦視其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  
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  
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



目眦賊視死如歸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予因造文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為知已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廬陵蕭彛翁鄉貢進士叅謀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璣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

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濬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象罔兮孰舉手以遏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余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兮予俛俛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騁兮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棄堅城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吏兮頗嘗與於祿食縱一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卹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



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須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  
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魏煌之官墻兮實宣  
尼之秘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皎如白  
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懌  
瞑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  
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  
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  
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霆兮  
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糞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  
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  
之明祀悼余生之蹇蹇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蕭蕭而四

來號謾含哀而陳辭

咨目童文

宋濂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警招刺乃抽隱思引

物婉義作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凝媯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圓暈  
東青南丹注眇北玄孕睛約束臉胞黃中之英氣機內動  
藏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敷為華榮衆咸  
允賴爾獨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絃爾於只尺不分五牲  
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顙漆凡僅辨一丁此朋而執熟視  
弗迎彼不面識反揖而承頰或自此顙常發顙辟如水母  
藉鰓而征又如野狼挾狽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



曰噫何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堯眉八彩岳黃以毳  
聃耳無輪慎額斯贅尼口類海敦陜且銳澤鼻如蝟欽直  
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牟其叅表厥明獻或角而方  
遐舉長逝或瞭而揚或眇而翳一囿于玄我則何繫矧子  
淫書膏焚畧繼摘揆辭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雕心鉢腎劇  
我刮我揉我斲我弊八廓注邪五輪受厲靡精弗喪有明  
益瘞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踈子盪豈圖子玷  
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  
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窳乃釋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  
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遽縮  
晶光是謂遁辭君子所襄星野有舍雲漢成章測步幽眇  
挈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  
旁魄民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  
尚飾巧言陳法列方孰為曲直敢矯而兀童子曰噫士貴  
自謀匪姣足恃唯道是褒考亭有熹廬陵則修厥視雖短  
所履孔優一紹道統上溯魯鄒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  
其辭出孔入周有文赫艷昭若駮游子不此即而反我仇  
椒蜂彌豹豈無炯眸鼓辭樂禍腥聞不收偃瘖文眇世所  
朝咻內美之章玉瓚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厄  
何添以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囚子勿寘思焚若繭抽遺形  
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猷毋慚墨墨成此絺絺  
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俱既寢斷蓄亦陋植鱗大纖削瓜



匪秀號導聖哲名巨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况目在形  
賓筵一豆雖眊非瞽物亦云觀縱瞽焉尤有用輒售朦腹  
三品備乎樂奏國語成書曷事明晝矜察秋毫或速殃咎  
潜曜自將神腴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遵養無絕  
馳驟禍福倚伏理常易究所憂忘荒如營四耐本實不培  
枝葉巧湊弗別秀禾徒煩薶耨童習固勤白紛罔就千古  
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狖自今伊始啓矇撤覆  
責躬靡遑敢目之詬我道之凝我學之懋上慎旃哉吾言  
不又

逐鷓文

宋濂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

有子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為蚊  
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懋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  
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蠱母  
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鳥鷓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每  
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陳  
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蠱母出  
蚊特夥蠱母鷓狄堅切爾也予因作逐鷓文文曰  
來汝鷓上堪下輿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翬龍續  
緇螭動蹙血鱗介潜淵毛蹄葳陸文華璀璨形模繚曲游  
泳同娛喊呀相逐既拘於氣曷禁夫欲大或啗小衆將壓  
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來汝鷓相度爾生厥形甚微賦質



黠昧樂生穢卑啄磔蟲蛤捕索鼃魚含畜危反軒露据竒  
非疾噦嘔無疾唾涕產醜銜惡朝夕蕃孳不胎而凝憑化  
而馳不卵而孕與涎相依初若蠢萌漸則奮飛來汝鷓爾  
腸刀鏃爾胃芒刺不爾之虐所出曷異鳴如雷殷聚若雲  
翳綠撲腠肌嗜嘬口耳投間抵隙潛察默覷體如粟眇吻  
若錐利中有豹脚勢尤可畏高沙斃文西洋死吏艾薰徒  
力羽扇不避我人尚然矧彼物類來汝鷓物豈無嘔與爾  
不同兔口出子一氣之從驢嗑吐絲局厥異封鳥能嗽金  
昆明所鍾鷄或懸綬色眩黃紅惟爾肆孽胎此禍凶草木  
所化洿水是宮無若汝慘厥害則鴻予今逐爾欲滅爾蹤  
焉乎我挺之將兮其長媿予爾鷓我逐兮亟去勿留徃彼  
比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披攘兮豺兕呶嘍爾止吐蚊兮齧  
彼若仇胡宅中土兮自貽大郵我逐爾鷓兮下民用休鷓  
既遂兮梧桐肺肺鳳凰下徠兮鳴聲噦噦

續志林

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魯  
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  
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  
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  
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  
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  
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



未亦見其不知量已然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  
 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鄩至犬戎敗幽  
 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  
 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  
 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  
 謂因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豐鄩鄩在西故謂洛為  
 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  
 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  
 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一勢不如西周  
 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一背河向伊洛

其固有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  
 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  
 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  
 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  
 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  
 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  
 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  
 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  
 豈可謂其失計乎籍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虜國百里  
 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  
 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



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  
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  
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  
主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  
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  
罔有定止蓋屢遷矣桀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焉遷  
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  
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  
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  
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  
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  
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  
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  
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  
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  
鹿蚌鷓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  
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  
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



於是已决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旣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及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爲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袞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貫後於高帝術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



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服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愧於古帝王也夫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待中光祿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

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畧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奸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



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  
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  
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  
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  
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  
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篡位  
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  
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  
朝廷宿望溫以爲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  
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  
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  
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  
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  
呼以操之畜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  
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  
國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  
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儼其後而不  
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  
曹操之爲智哉懿旣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  
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  
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  
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



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不賫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彞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于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群盜如振稿拉朽具有天下如運諸

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比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施烏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



貴備之意其無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有愧論  
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  
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  
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  
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  
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况當  
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于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充  
易爲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  
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  
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爲效易致而速成曾  
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  
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  
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况謂其假仁義不  
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  
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  
宗之爲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  
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  
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顧治之君也是不亦  
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  
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爲唐  
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  
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于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爲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于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爲君則舉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爲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爲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爲忠臣嗚呼使其君爲桀紂而已爲龍逢比干之爲此豈人情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爲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正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于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



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常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

### 正紀

胡翰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不正不足以爲天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平澱朔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爲南紀越門



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汎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喜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揚廣弒父與君天下

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爲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警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瀆吏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宿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處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



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哉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暉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斷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雖有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切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而已矣

憫貞淑文

胡翰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並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䟽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爲期忽惡筭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莫大於征伐之師旣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冒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憚于素兮又安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黜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夏兮陳迎婁而捐軀高獻之喪趙兮秦



皇明文苑卷之八十六終  
瞑目而與俱卓怒行其威教兮皇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  
逆旅兮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  
磯襲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  
炯焉其昭晰即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皇明文苑卷之八十六終

皇明文苑卷之八十七

雜文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  
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  
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  
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  
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  
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  
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  
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



